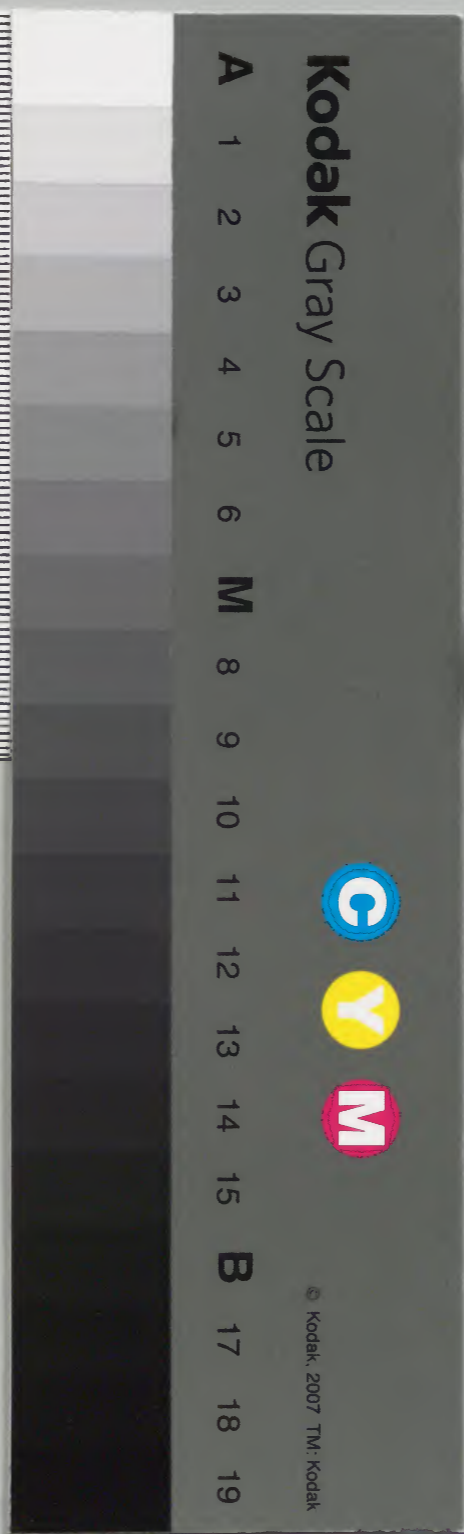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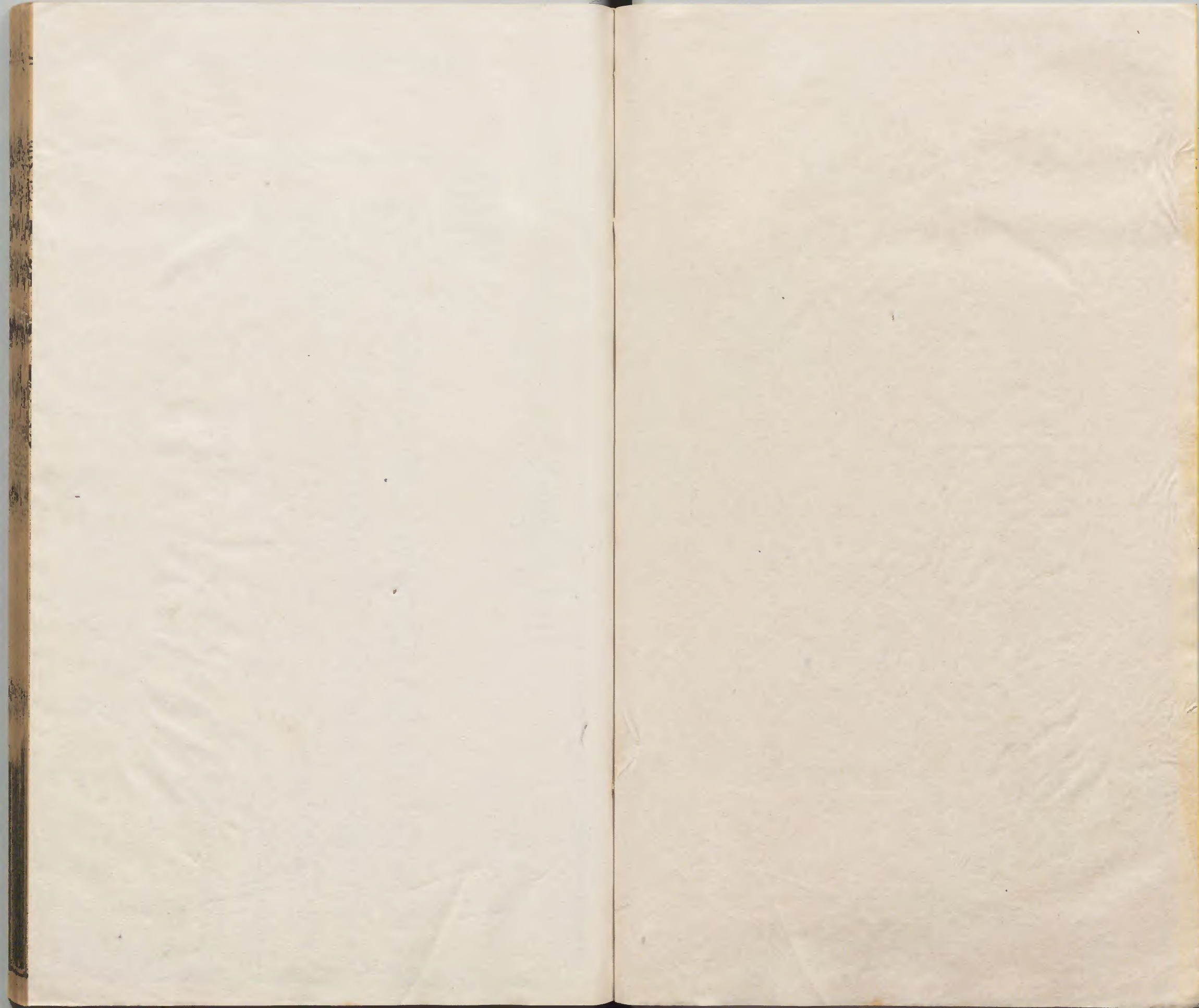


易經大全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5)		
函號	別	3	1





居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之三

淺草文庫

☵☵ 坎下
☶☶ 艮上

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
 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
 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
 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
 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百雲即氏曰屯者物
誠齋楊氏曰蒙酒屯之始生也屯者物而後釋卦
物之序也○
而之序也○
初九未達曰蒙○
交蒙主在坎九二一
交此長子代父長弟

次兄之家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地
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
師立矣

告古毒反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

同前

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
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
非蒙主五既巽順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
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
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

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君所信嚮
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
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
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
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
居陰故宜有戒朱子曰伊川說蒙亨髮髯是指九二爻說所以云剛中也○曰雲
道所以亨也○說齋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以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本義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
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

易經大...

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
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
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
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
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
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
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朱子曰山下
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
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鷓突○人來求我則
當視其可告而告之蓋視其來未我之發蒙者有
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也我求人
則當致其精一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朱子曰
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朱子曰
胡氏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屬蒙利貞屬養蒙

者惟本義以爲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易必如是看方爲不滯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朱子曰山下有

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蒙而
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蒙而
見得去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蒙而
分內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
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

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得字有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二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反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

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竟然不復與學者相交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與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中自有感發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東萊呂氏曰初筮告以剛

易經大...

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者而反曰瀆蒙是蒙者瀆發蒙者而瀆反我哉所以下便再蓋瀆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言哉所以下便再領解而不可告者蓋至理而不容擬議一未達其下當天理固未領解吾置之若再三瀆告彼則未達其下當擬議正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

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義也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蓋董氏曰孟

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
而巳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巳人於時保護皆天
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
理也非作時中之功起於此乎○雲峯胡氏曰程傳
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亨亨之道發人
之蒙而不又得乎其時中之本蓋蒙豈無可亨之
亨謂五不待乎時中之爾本義謂如亨之亨道但恐
蓋謂五不待乎時中之爾本義謂如亨之亨道但恐
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應而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
之非時中應而蒙宜養正過此而後養
中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
蒙稱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
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
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下孟又

之如人蒙稱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
也一育德之義尤當深體○雲平游氏曰山下出泉
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
消之微壅於沙石豈能處達哉唯其果決始出也
險不避故終以流而豈能處達哉唯其果決始出也
行雖果而易以竭民之象山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
靜止故泉源之出者無窮山也其德有止也山唯其
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流必行而後有行如水之有
本則其象果其行如水流必行而後有行如水之有
行者則其象果其行如水流必行而後有行如水之有
者厚則其象果其行如水流必行而後有行如水之有
曰小德此義也窮中庸曰傳傳淵泉而後有時出之
教化皆此義也窮中庸曰傳傳淵泉而後有時出之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易經大全

上經三

六

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說生活反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象一作也文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

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无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物以收其威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童溪王氏二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儆于有位童溪王氏曰蒙士初陰暗正蒙士也○建安立氏曰治蒙之道示之以刑則人知警畏也○建安立氏曰治蒙之道拘擊之患開發之機由此而始初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足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發蒙之蒙或自家

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
用說怪措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脫了那
劫方可是說治蒙者當人慢蓋法當如此○雲峯胡
氏曰利用刑人痛懲而不暫舍之用說怪措暫舍之
數五教在實而暫舍一於嚴以往往是不知有敬
之道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
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
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
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本義**發蒙之初法
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雲峯胡氏曰君師之
道正而已屯初志行
正蒙初以正法初之正猶懼失之於終况不正於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
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
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
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
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
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
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
云婦克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
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

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誠齋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治其家也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陶山李氏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良以柔巽而得童中而有克家之能此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

本義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困且為物所說刑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容蒙不剛則方

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九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雲峯胡氏曰此爻所以三象義各不同而吉字是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象諸家解此比而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象得上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象受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也包與納二虛象陰應之象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交而取象不同如此又於應爻見之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本義指二五之應

易經大傳 卷之三

徐氏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雖有善教无從入也○雲峯胡氏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群蒙之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

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朱子曰六三說勿

必解又不中不正合是一猷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發一且義味其天○雲峯胡氏曰諸爻皆說蒙此爻別失身且如如此士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焉○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年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陽而正應在此女子上然坎之屯者歸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節齋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暗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陰居陰而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於陽无以發蒙而久困○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傳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

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本義實叶韻去聲

龜山楊氏曰陰負陽以為明者六四之困遠於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年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沙隨程氏曰小象叶聲韻故大玄測亦有韻孔氏正義於離爻亦嘗論之○翻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讀之六十三卦亦嘗論之○入爻辭之下遂不可於小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讀之既濟三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六五童蒙吉

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

易經卷之六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傳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九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

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

大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或問本義只就自身

之大小都然治身也地若治人說如何就自

成爲寇○進齋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得過甚亦反

位在下者既昏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高此

義釋此乃與九二交相擊蓋所治○雲峯胡氏曰本

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既廣而又攻治

欲去其害而不爲者外誘之日不利爲性必太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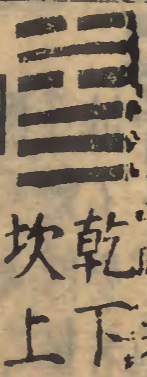
一未發之蒙不能害者雖過於嚴人乃爲利惟爲性

其外誘以全其真然雖止爲誨人乃爲利惟爲性

禦寇且日凡事皆謂精且備矣人乃爲利惟爲性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順也

傳利用御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



傳需亨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

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

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

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

其道○白雲郭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為暴

衆蒙之害也○雲峯胡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為暴

上之順也○雲峯胡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為暴

建皮位氏曰○雲峯胡氏曰上九過剛之才發蒙則為暴

陰之主然九二得中爻時上陽四陰故以下之順也

爲蒙之主然九二得中爻時上陽四陰故以下之順也

矣至上九則但擊蒙納而巳其上下之所指可也

因二以起義五應二不明者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皆

發蒙之利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二不順者利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
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
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祖來石
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未可直
進宜須待之○誠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誠言猶
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次之需見險而未
能不動能動而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
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
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
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正字

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
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

辯也甫陽張氏曰利涉大川者乾濟乎坎也以剛

真氏曰按諸卦凡言利涉

大川皆利濟險涉難之義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

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

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

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

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

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充貴

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朱子曰需主事孚主
心需其事而心能信

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
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耐涉之意以剛遇上文有
季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寧如耐涉者多以不能節
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利涉者多以不能節
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此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言利涉大川○
又為眾所待也需而無實且亨之時需而非正
无吉且利之需而無實且亨之時需而非正
者故曰貞又曰貞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
不困窮矣

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
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
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

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

窮矣**本義**此以卦德釋卦名義陳水司馬氏曰坎

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
三陽在下而上柔順在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乾之
進无齟齬何也柔順在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乾之
上安得冒進而少需哉○
坎減卦乾三陽進而不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
陽居中正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而能需
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而能需

需有孚先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
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
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
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揚氏曰需

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惟為人所需者既中
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在前而終必克非若困之
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
見險而止也雖次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
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傳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

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健安位氏曰乾

健而不陷故云利涉大川乾在坎上為訟健无所

利涉大川利涉大川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朱子曰以正中以中

要協韻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即一坎也往有

功是也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雲峯胡氏

上時掌反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樂音洛

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

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

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

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

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其心志

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

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

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

常也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為待

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東萊呂氏曰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世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之逃者異矣○勉爾後黃氏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則是兼取於飲食宴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文盡之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隆山李氏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何咎

之有○雲峯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于宗而後于初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宗而後于初九此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初九需于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輕進必志不妄動斯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

失常也

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論山楊道上行為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

又於其所未為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終吉

傳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
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也小有言矣凡患難
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
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
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
无大害終得其吉也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
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
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九二剛
中爻相應猶沙地雖頻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
故曰需于沙有言如鄭息有遠言謂以口語相傷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也也雲峯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恒少天言九二
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柔剛
其躁急故雖遠險而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
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
言語乃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本義衍寬意以寬

居中不急進也雲峯胡氏曰下體乾九二衍在中
故不犯難二ノ居居中故不急進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

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
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
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
此朱子曰以其迫險故有致寇之象也
齋揚氏曰初需于泥則止而不敢進也二需於
不致區三需于泥則進而不敢進也然於沙進而
也災在外而我迫之是進而不敢進也人自致
也水死者勿咎水致寇者勿咎也人自致之也
需內卦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而水際非人
所安也漸內卦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而水際
原非也漸內卦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而水際
曰致寇至漸也皆以三坎而曰禦寇也禦寇者
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坎中而曰禦寇也禦寇者
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於求進自追於險云

見也

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

通稱對肯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之

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

也需之時湏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

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本義外謂外卦

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或

言象中本無此意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

也問教慎二字曰教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

是惟恐有失之是教前而險處防有契明義是慎

此象雖若不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

勿至大

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
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健安立氏曰坎險在
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
象以自我釋之明致
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
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
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
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
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
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或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
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
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

則索到那上六

本義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

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

得出也雙胡胡氏曰坎為水為血今不曰需于水

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雲峯胡氏曰出自穴
諸家以柔得正可出而陷於穴不安於穴小畜之
四陰柔得正可出而陷於穴不安於穴小畜之
三陽並進而六四當其終也猶血去陽出需之
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
宜也以其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傳四以險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

穴蓋陰柔一作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雲峯胡氏曰三能敬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故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或問需于酒食日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進齋徐氏曰九五為需之主以

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授者也象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為哉唯出而位乎中正之位需于酒食象游宴樂與天下相安于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澤以為養也酒食需于酒食象有欲莫大於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於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待之五有剛中之德持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况在剛中之德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况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寂人之意切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

易經大...

吉

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群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

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新安胡氏曰四外卦之

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藏也逃其巢穴所以外
陽而三陽去入伏於巢穴所以避陽之來○隆山李氏
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隆山李氏
小人不為君子之謀陰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
需所○為君子之謀陰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
戒○所○為君子之謀陰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
有所○為君子之謀陰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
需矣○為君子之謀陰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

本義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

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

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

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保子曰
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上
此時節當隨遠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
甚狼常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於九五需得已
只是又難得這缺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

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險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虞翻曰巽峯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穴而自穴而日入者許其將然也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日出者許其將者言其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入吉君子未嘗无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入處險之道也

當都浪反後凡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

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大失也

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慎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

而未至於大失也**本義**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

當位未詳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

有西堂之類無王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陽奇偶豈容無也乾說初上九無此說極好○東萊曰位乃爵位之非也乾說初上九無此說極好○東萊曰氏曰需初九位非也乾說初上九無此說極好○東萊曰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固則待言○東萊曰如三之象則不速之客慎不敗之象則小順有言終吉抵天則下之事若能款曲待人終是少錯大順以聽也

☰ 乾上
☷ 坎下

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

行相遠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无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雖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

未明則惕○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避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刑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傳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本義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慮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

有有孚而見室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
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
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
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
凶也朱子曰訟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
九二中實為有孚次險而為室坎為加憂為惕也
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室能懼而得人蓋取九五
剛健中正居尊之象於訟不利也然亦有取以剛乘險
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刊一步大川又取以剛乘險
取者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刊一步大川又取以剛乘險
整蓋與取諸爻義皆與此為不整齊處是也○取
義而與交本辭二卦皆以坎之不中實為惕也
坎在上為光為亨訟之坎在下為室為惕也
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
義說利涉川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為需以相
不能安其分則為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
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
而利如是而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是
凶者

傳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
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
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嵩山晁氏曰上以剛陵下
內險而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訟
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能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訟
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彼健而外險下也下險其情始不
健以二人言已險而彼健而外險下也下險其情始不

初經
上經
下經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孚信亦必難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

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傳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或一有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也揚氏曰虞為爭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乎伯故其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正可

易經卷之九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柔進居自剛來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遇健所以訟也天下以剛中則為有孚不訟以剛敵而不相應上下猶有窒塞之情必因但其窒塞而懷吾怵惕憂懼之心不過於訟則為吉以其剛來而得中也訟故得訟之中吉終剛極而成居於下卦以中而成戒之○建安位氏曰剛來而成則凶故又以不可成戒之○建安位氏曰剛來而成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止而反上下為柔自下而上為往為進凡卦中言剛柔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

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揚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雲蓋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與終訟中言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坎水終不必言矣○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

易經大傳上經三

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細微而不謹也項共飯地分於七筋之間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之謀始之誨豈不深切音明乎○用陽都氏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柔弱居下不能終訟故曰不永其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陰柔之人也○不永其訟者○辨與人訟○明便止○所以○曰終吉○
○猶冀其不成訟也○小言此○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
○也○人不能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有言○為終在人○
○為不終訟者○初六在訟為不終訟○在人為終在人○
○誠齋楊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
○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鞫小言則易釋○
○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

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傳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為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

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户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王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室室之象矣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何故不言二百户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却要牽強故只得說小邑其嘗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聖人之象便

依樣子今不可考王弼說得意忘象是说要忘了這
象伊川又說假象只是不可知只借此象今者得不解
這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借此象今者得不解
節齋蔡氏曰克能也位柔故小不克也○隱兩柔
之中有通象色內也剛居柔故皆不克○雲峯胡
氏曰九二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九二四
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皆不克○九二
本欲用其險者非義謂其健者欲訟而退避其體
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其體
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其體
馬爾○進齋徐氏曰退處卑小示屈服之意也苟
猶據大邑雖曰退聽跡尚可疑○如都成百雉足以
偶國滅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雙湖胡氏曰
六爻自五君位外上不克而後言初三四吉二僅无青
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言初三四吉二僅无青
也易於君臣之分其嚴矣哉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竄也

傳義既不敵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傳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掇自取也平菴項氏曰上兩句皆是以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

易經大傳 卷之三

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訟者終凶矣

或從王事无成

傳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三雖无成而終无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二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豕之訟不可成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母于德過其德食邑之稱德而居故寧于食母食于德過其德食邑之稱德而居故寧戶食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於分之小僅可无菁謂二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謂二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貞也曰有貞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爻辭同此獨不曰有成而後固非可終在坤之三爻辭同此始雖无成而後固非可終在坤之三爻辭同此見其无成而後固非可終在坤之三爻辭同此深戒不出則善矣蓋守常而或出則非真能守者矣

易經大傳

傳守其素分雖一無字從上之一無字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

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万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東萊曰**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不至於前皆无可善者雖有好訟之心畧不得聘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就曰復即命命正理也為善也譬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而為善也擊西岸而泛濫欲擊東岸而不可動循循歸於故道擊西岸而堅而不可動則必就於惡既不得聘不心之所善將何之乎**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

易經大傳
卷上
三

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
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括蒼龔氏曰二與
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與初訟其
上其不克者勢也四歸而適竄四知其不克者理也三
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適竄四知其不克者理也三
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雲峯胡氏
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
氣不言也此與二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有命指
之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其心本險九四命乾
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小九四明義理能
變而安於命之正又聖人如此
貴無過而貴改過又聖人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傳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建按位氏曰二

而四之貞吉所以為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

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盡善者有

矣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

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瀘川毛氏曰使小

使諸侯无爭委裘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安用有司

也所以刑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於

訟之君於訟之微之官皆足以致亦豈得不聽專謂人君然

人君蓋訟之見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不聽攷之小制

必聽者蓋可又曰朱子謂罔攸兼于庶獄不聽攷之小制

伸矣如中正曲乃无滯碍蓋訟者遇此爻則為利見大

曰九五聽訟之直必定乃所謂元吉亦為占者也○雲峯胡氏曰

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

易經大傳
上經三
三

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
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本義**中則聽不偏正

則斷合理陳萊呂氏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其盡善而咸吉苟件訟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无多術只是箇中正待之而已○中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非曲直一中正則无私繫之失舉天之下事是非曲直尚中正象之道裁之訟其大矣此所以大吉豕曰尚中正象訟以中正則知其大矣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為主也獄質文九五有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褫救終反

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

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南軒張氏曰以六三對上九錫之鞶帶馬○
無山鄭氏曰鞶帶大帶也男子鞶帶婦人絞帶蓋辭命之服非以賞訟○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上九過於剛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况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

勿經大全 上經三 三

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平菴項氏曰上九以剛吾柔可以訟之不可終矣而在訟之終居高用剛不勝不巳此終訟之凶人也○厚齋馮氏曰初六上九不能無訟明矣而初不言訟杜其始也止不言訟惡其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罷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體只是訟不可成初九不

永所事九二不克就訟六二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喻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德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終不免於朝之成此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建安方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皆訟者也然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初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剛也

坤上

二與五對拗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顛理不可而訟亦以其居柔故三無肯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致乎

傳師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比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此

之主告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帥象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興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言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

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

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

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

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也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

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也得无非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

答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如
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
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
之直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說得齊整
是便是吉了還有用甚咎○師承辭亦是說得齊整
○東萊呂氏曰二以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
充國之中人是也二以將帥變為坎矣待君帥之應
雖剛中能待五之應猶將帥變為坎矣待君帥之應
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待君帥之應
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險乎○隆山李氏
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
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亨利者海天下者俱其貧
功困生靈也安之師元不亨利者海天下者俱其貧
師以殺伐為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文
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
歸正王道止於是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

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
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漢上朱氏曰周官
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衆之義也○西漢李氏曰
王能以衆正行一不義殺衆之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
一日能以衆正行一不義殺衆之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
皆以字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然以之歸於
正則為王者之師以之微
有不正則為霸者之師以之微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
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
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進齋徐氏曰
險而順此為將之道蓋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行
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

易經大傳 上經三

不專亦不能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
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
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
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
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
其義故一作无咎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
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
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
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董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
億之舌勞民而費財所謂

毒天下也○**雙**胡胡氏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
而應贊九二行險而順贊兩體師本毒害而民從
之吉且无咎者特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
觀矣○**雲**峯胡氏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
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
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一字見得王之時五之信
任乎二不專也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疴堅癥不
輕用也其指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
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
則衆矣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
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

畜傳勅六爻本義評六爻

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李氏曰容民則无流民畜衆則无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比義也○雷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之法於比得古人之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

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曰律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

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隆山李氏曰二爲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西溪李氏曰耳誓攻右伐左御非其馬之正收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爲師也○雲峯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臧否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戒然以律不言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易經大...

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將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

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無山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厥威允

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
寵錫者也○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
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
是也至于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

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在師中

德在師中所以為吉○建安立氏曰九二即師中之

文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故吉○師之

獨與卦辭同也○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

人者故吉而無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

日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日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

日故錫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

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

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

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

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懷萬邦

也建安立氏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

已嘗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

而已○雲峯胡氏曰爻言王命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

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

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

易經卷之六

凶之道也與尸象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
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

龜山楊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
師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與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
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趙盾為將而
之凶可知矣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
復有中人監軍者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

本義與尸謂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
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或

或師或與尸伊川說為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與
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其自少時未曾識
訓話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
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只是兵敗與尸其
尸而歸之義雲峯胡氏曰剝一陽在上而衆陰
載之有與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為衆陰
坎為車輪有與尸象比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見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
六四柔正猶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正才柔志
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成

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
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
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
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
勝一作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

易經

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本義左
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
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臨川吳氏
次于即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為次接兵
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
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
前而退後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无
必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本義知
難而退師之常也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
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
有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

亦師之常也

長丁文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

傳五戰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
輿必以蠻一作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
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
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
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
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
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

易經卷之六 師卦 六五 田有禽 利執言无咎 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 貞凶

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
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子一有者也自古任將不
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
州之敗是也程子曰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
齊馬氏曰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亂之征義和自
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條以後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
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
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
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
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
免於凶也或問易父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
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
此例恐與家人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
雲峯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
師或輿尸危之辭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直
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直
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凶甚
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則曰輿尸凶甚
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謂丈人
老之稱彙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
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當也
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
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

易經大傳卷之五十三

矣建安立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
喪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仗必致
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
壞可不戒哉

上六 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

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
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
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與
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
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
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

師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
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
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
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
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
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其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
在小人勿用則自定天下之用與之謀議經畫爾漢
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用與之謀議經畫爾漢
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節禹之耿弁賈復數人他不
與焉建安立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
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
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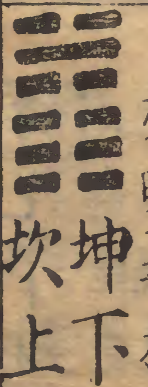
易經 卷之五 師 上六 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

詭道而敗總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
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
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禍預國家之謀議
則挾功以逞必生潛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
勿用而其意嚴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
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
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之有矣**本義**聖人之戒
深矣雲峯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
所以分此國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隆山李氏
曰六爻分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

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
爻之畧而况於論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
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
而他有求哉○**建安立氏曰**師卦以用師之始
陰有故曰師貞丈師之任不可非人出師之始不可
不正故曰師貞丈師之任不可非人出師之始不可
无咎蓋以律上六而用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始
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為任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剛
子係之而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居所謂長子也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也故有與尸之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柔僅知自守蓋度凶即柔所居剛輕有師也故以長
无喪敗之禍止於左次无咎而巳四戰之勝以柔居
二之吉而三之凶又凶於左次无咎而巳四戰之勝以
用兵利害而三之凶又凶於左次无咎而巳四戰之勝以
出師命將者蓋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聖人之間後
亦鑒之於斯乎



坎坤上下

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

比輔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

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

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

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

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師以二為主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比毗志反

師者言衆雖一聽命於將帥而所親輔者比所以次

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

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

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此之筮謂占决卜度非

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元咎元謂有君長

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

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籠山楊

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凶可

知矣○白雲鄭氏曰卦散一陽淮比得天位莫吉

於比故直言吉○陳水同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

以苟合也此之道不可元永貞无咎○漢上朱氏

日凡物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厚齋馮氏曰萃

而不凶者則危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

與比下體坤順故元永貞言於五此下无分權者故

元永貞言於卦
義各有在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傳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

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求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或問比卦大抵占得

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所不必拘若
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目也是為人所比也
自審自家才德可與為比否所以原筮元亦貞
也於眾人不却要強去他豈不為人自相比了已
後於眾猶言却強去他豈不為人自相比了已
也後於眾猶言却強去他豈不為人自相比了已
卜娶夫卦當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左傳齊崔武子
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以正為一
樣語歸便夫是夫陰便夫是夫陰便夫是夫陰便夫
紹劉觀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古既為衆
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則不審言也無咎則
凶皆占辭吉乃為下相之比也
所比者四陰而為夫之凶者指之占言也
來後指者四陰而為夫之凶者指之占言也
來後指者四陰而為夫之凶者指之占言也
不來比者吾不問也惟問我之可也
之顯比者吾不問也惟問我之可也
之本義又發出也又曰原筮元求貞為比於人者言也

彖曰比吉也

本義此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字彙當云
也解此字下順從也詳吉字○高晁氏曰王臨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此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
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
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所
以為比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求貞无咎以剛中也

傳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求貞而後可以
无咎所謂元求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
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
正能求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求貞者
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傳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
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
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
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

才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
在卦言之上下群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
也宋子曰程傳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
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
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
以比附其民猶勝
於全不顧者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傳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和
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
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
也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為
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

陰師之應獨重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此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以一陰濁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傳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梁子曰伊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諸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梁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封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無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可分其廣人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比其分建萬國而先親此諸侯使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而象言一比于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而相合而无間比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義盡矣梁子曰

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

信之實是也梁子曰有言信其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而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來有他說
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厚齋馮氏曰缶者器爾雅云盎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雲峯胡氏曰與入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涉齋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程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言在後也○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

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本義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此者為其不正也。苟比之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比者為其不正也。苟比之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比者為其不正也。苟比之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

象曰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傳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

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本義 得正則不自失矣。

進齋徐氏曰：二柔順中正，日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不自失者，則又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己，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六三比之匪人

傳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一作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

易經大全 卷之三 三

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東萊呂氏曰二之中正

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此初耳蓋君子之
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但見其私也三既看
得二為小人之損此為二相此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
得近小人之損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又辭隨時
取義最當詳考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

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宋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

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
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主上獨皆之而六三位不中正
入謂上六五為比之主上獨皆之而六三位不中正
復與之應是所比之非其人也
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友任者
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人之相比求安言也乃比於匪人必將一無必

反得悔吝一作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
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
而隗囂降蜀至於殺身亡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
傷乎
惻然痛閱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
揚然有
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真正
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
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
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
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田氏相補曰五為比之主六二白內卦正故皆貞吉也補氏曰外有可比則為貞吉不必應而後為正也雲峯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此而無適莫者是合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以位也五有剛中之德賢而在上四外比而佐之即柔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故曰貞吉

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于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志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

五五

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
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
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
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
為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
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
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
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
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
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
其比一作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
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
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
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
不追與失前禽而役夫前禽所警類不相類如何
果子自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
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者皆免惟被驅
而取者皆獲一以前禽獸向者皆免惟被驅
取之者皆獲一以前禽獸向者皆免惟被驅
須疑但邑人誠無緣得一比去者皆免惟被驅
如此耳但邑人誠無緣得一比去者皆免惟被驅
之位能顯明比道於天下以剛健之德而居正中
之光之臣近其光之民美其吉可知以顯言則天
去其網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田獵合三面
其逆而順者則舍之以喻上四陰之背乎五也前
禽指上六也然聖人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
失前禽也然聖人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

能釋然於聖人有不待告誠而自然順從之者矣故曰邑人不誠吉

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朱子曰邑人不誠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自不必人之徒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如歸市者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肖相告誠又不如歸市者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卦師之反也故九五明故稱顯比○沙隨程氏曰此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為陰之所比也此易近於私王者之比也五言顯比陽為陰之所比也此易近於私王者之比也五言顯比陽為陰之所比也此易近於私王者之比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性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此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音捨

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

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建安立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而陰以承陽為順也失土為一

陰故曰失前禽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傳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

也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師六五同師之使不

當誰使之五也此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

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
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
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本義**陰柔
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
則凶也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
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垢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上而
六无首上角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首也
與乾用九辭同而不可異○沙隨程氏曰卦言其才也
則夫當順從一而不可後○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
首不可无其凶也後上六居五之剛盡變而為乾之陰柔故
後夫凶者蓋乾以六爻居陽剛盡變而為坤之陰柔故
義不夫同蓋乾以六爻居陽剛盡變而為坤之陰柔故
日无柔不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
而能柔不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
也故凶然卦辭惡其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
不足故凶然卦辭惡其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為首

易經大傳卷之三

亦自相貫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遠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要峯胡氏曰陰柔不能上其德不足以為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為顯比之主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後夫凶是也初六比者故无首於比者故有五而內比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於比者故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於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匪人之傷也動

三 乾下 巽上

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其之道也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

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或曰小畜為臣畜

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畜只

是所畜者小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畜只

君皆謂是道以理隨大畜小用○或問有說此卦作巽

體順是人術甚小而無大君子以禮半辭相拘繫

其畜止人術甚小而無大君子以禮半辭相拘繫

如何朱子曰易不可專就大上說且乾曰小畜不知

分明巽畜乾陰得畜陽故謂之小上說且乾曰小畜不知

止也畜得不可泥定事說○畜君也小若配之因以小事則為

以陰畜陽不可泥定事說○畜君也小若配之因以小事則為

於一時不獨天地之大經凡百君子之通義也然事有出

畜也○百雲郭氏曰有止而畜之小也

畜物六反大畜卦同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

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

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成雨

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

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

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子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

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寒過西則雨過東則否

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畜故曰小畜巽為陰乾為陽惟巽順為能畜乾健

之性但六四以陰而畜上五陽能係其志而極

則行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而

先指四也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

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也

易經大畜 上三

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
 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義
 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
 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
 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
 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
 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
 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
 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姜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
 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朱子曰小
畜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
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
 謀凡言亨字皆是說陽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
 雨自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
 得故不能雨曰沙隨程氏曰不雨者未乾健畜澤也
 人臣道盛而人未得君之象止胡氏曰自此文王當紂
 之時左道而人終不能自止其進以此乾知文王之志
 在明夷而道在小畜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
 屯蒙需訟師比皆小畜名馬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
 一陰用事而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畜陽雅能
 以巽入柔與小畜辭同文王之意謂一亨白若也
 小過六五辭與小畜辭同文王之意謂一亨白若也
 五陽有陽所不及不能成兩也周公之意謂四陰乎
 過乎二陽有陽所不及不能成兩也周公之意謂四陰乎
 許小者之畜陽所不及不能成兩也周公之意謂四陰乎
 尊陽作也本義以文王之事何也下畜道上小畜為
 大正為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壯畜
 其惡然後不能大有所遭者而觀象而畜
 滴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觀象而畜

傳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
 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
 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
 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
 亦文勢然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
 居四上下謂五陽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
 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凡
 得立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
 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為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聖行乃亨

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
 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

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
 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
 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進齋徐氏曰
 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亦
 釋亨義曰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
 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陰為
 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乎天下之卦材此亦
 孔子之例也上九之剛中而志行乎天下之卦材此亦
 畜而不亨者說者止述孔子非亨乎文王之理未
 矣口變湖胡氏曰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利不
 大畜卦辭而曰文王朱子嘗說四聖之易不利不
 食而吉利涉大川至剛上尚賢者為利貞不
 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謂得朱子處乃孔子發
 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得朱子處乃孔子發
 翼易又自發解經則非但文王得朱子處乃孔子發
 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
 例更定本義而未也

易經大傳
 上經三
 六二

施始鼓反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傳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朱子曰凡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是得密了氣鬱不通四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散也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言陰未成所以尚往也陰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陰未成所以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猶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易經大全

上五三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

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懿文德言柔軟之物且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懿文德言便是得大畜說多識些子發泄出來只以懿文德言是做得這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也蓋風者披物解散之意今為風散所以成畜之小也口雲萃胡氏曰小畜風行天上所以成畜之小也口雲萃胡多識前言性行者以之

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或此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柔子曰易有不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陽如之復與復卦之復自道是復也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口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

易經卷之六 復卦 初九 復自道 何其咎 吉

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
雲峯胡氏曰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卦惟
初與二言復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復自
道似不遠復二之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於初
牽復以其連於初也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
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
者於上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

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雲峯胡氏曰卦言復取進之義取止

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
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初以陽居陽雖與四
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
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

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

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

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

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

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

誠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

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

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雲湖胡氏曰九五雖

剛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已之

進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兼

萊呂氏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

陽也陽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

上焉然則安於泰養而
不復進者非可恥和

本義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

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立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

六四所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

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

復亦吉道也按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本義之

說則以為二與五無應二之牽復

自係於初五之牽如自係於四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

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

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上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

發明其在中之美

亦者承上爻義

張子曰

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

為失

也

說叶活反

九二與說輻夫妻反目

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

求也又睚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

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

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

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宋〕子日小畜但能已九三自是迫近他底即下兩爻自牽連上來○〔漢〕朱氏曰四為陰所畜則道不行於妻子矣○〔漢〕朱氏曰失道陰豈能畜之哉○〔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之轉然輻無說理必輪破穀裂而後可說若輹字則有說時卓不行則說相敵也〔九〕大畜九二日壯皆作輹字又日九三反月稱妻言相敵也〔二〕日既兩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與良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輿良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輿良畜乾小畜以巽畜乾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傳〕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本義〕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建〕安位〔難〕易剛乃昵於六四不正之陰為其係畜而不能進至於反目皆二有以自取之也夫制於妻則不能正家之道蓋可知矣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謂也〔雲〕峯胡氏曰非四之能制三三剛而不自制於四耳

大畜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隆李氏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耶○雲峯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去惕出之也或曰九五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實爲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比意也

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雙湖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拒而止之必爲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之上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亦手力專反

傳小畜衆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因正人為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已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本義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

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志是說上兩面巽卦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簡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下底學如手把學位之象○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下三陽不乃以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九皆為陰所畜又是九五巽卦皆務畜者故反陰和曰九五為陰則虛乏九五巽卦皆為富能推其富以統卦言主然陰則虛乏九五巽卦皆為富能推其富以統卦言共止畜以是富以其鄰也○蔡氏淵曰以統卦言比之固是以一陰畜五其鄰也○蔡氏淵曰以統卦言得自上與上連為鄰之意分明也○雲峯胡氏曰攣字與牽字皆相連之意初明也○雲峯胡氏曰攣字與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卦故二連四上皆與畜在下之象三陽有學之象然二與初之連皆中孚九四上皆无占吉之象蓋言交如者異卦之交也攣如者同卦之合也

象曰有孚孳如不獨富也

傳有孚而字有孳如蓋其鄰類皆牽孳而而字無從之

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惟其至

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獨有富而與二四共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傳上九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

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

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

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

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

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

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

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

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此卦爻互辭以見意也

履卦不啻人亨爻言至人凶亦與此類同

胡氏曰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

義無復密雲西郊意亦可

月幾望君子征凶

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

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

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
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
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可戒乎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
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
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
占如此為戒深矣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
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終滿便
虧君子上九雖是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又曰上九雖是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制陽是不順所以繼正亦厲也受畜矣故不雨者全
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全
既雨牽復者今既震巽之陰於此是乎尚德之載然
使為婦者以是為貞則厲也戒兵也異於是亦為
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
疑也

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象
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雲峯胡氏曰
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喜也
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
當也或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貞凶又為
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焉有動
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
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盛
則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
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
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鄭齋蔡氏曰

盛必敵剛也○臨川吳氏曰此與訟卦九二象傳
例同全舉爻辭下又有所疑也四字乃并釋其義
○建安吳氏曰小畜以異畜乾也四陰卦陰小也故
為小畜初與二應上三爻異為畜者初復自道而四
畜者血去也二與五應漸為畜故初至二牽復而四
有五孚象去也二與五應漸為畜故初至二牽復而四
同德相應始為上所畜而至此畜道成矣二言輿說
輻上言既處也畜而至此畜道成矣二言輿說

易經大全三卷終

